

<<泪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泪壶>>

13位ISBN编号：9787532123124

10位ISBN编号：753212312X

出版时间：2001-9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日本] 渡边淳一

页数：140

译者：祝子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泪壶&gt;&gt;

## 内容概要

《泪壶》中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制成一把壶。这是妻子愁子临终一个月以前向丈夫诉述的愿望。当时听了，丈夫新津雄介只感到妻子被病魔折磨得心智有些糊涂了。然而，妻子却是十分认真的。

“反正我是不行了，将我的骨灰，做上一把美丽的壶吧。”妻子才三十六岁，一后前串上了乳房癌。

这以前她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有段时间感到左胸有个硬块，可也没十分在意，一直到病灶发展到了相当程度，才去医院，诊断结果为乳房癌，马上住院动了手术。

当然，动手术要割去乳房，这对愁子来说是有些不情不愿的，但想到生命攸关，也就只能认命了。应该说手术是做得十分仔细的，不但割去了左乳房，又将腋下至淋巴范围内的所有可能含癌细胞的组织都割除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才半年便转移了，而已确诊为肺癌。

雄介和愁子一开始都感到人尚年轻，不太会有生命之虞，然而他们不知道，恰恰是因为年轻，才是促使癌细胞快速扩散的致命伤。

过了新年，春回大地，犹如被这万物竞发的大自然吸走了精气似地，愁了的身体一日坏似一日，挨到樱花盛开的季节，医生终于明说她的生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因为婚后他们没有孩子，所以雄介外出旅游，甚至去酒吧喝酒，总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在同事朋友间他免不了被冷言冷语地说是“妻管严”，因此难以想象，没有了妻子，他的日子将怎样地过下去。

可是，现实是无情的，望着妻子病入膏肓的样子，不得不相信医生的话是不错的。

妻子的身体是一日比一日消瘦，也许是肺部受癌细胞损伤已十分严重，稍微说几句话便会引起激烈的咳嗽，甚至喘不过气来，以致身体更加难受。

强忍着这种难受痛苦，妻子竭尽了全力向他倾诉道：“家里……不是有一个骨灰瓷盆吗？所谓的骨灰瓷盆其实是一个将动物骨灰拌在陶土中制成的盆子。据说拌入的是牛的骨灰。

这骨灰瓷器的工艺最早是英国人发明的，也许是无机物质的瓷器中含有了有机物质的骨灰成分，所以使烧成的瓷器显出一种淡淡的浅灰色调，且感觉十分地自然柔和。

由于这天然浑厚的质地深受人们的喜爱，所以这种工艺很快在世界各国得到普及，但是上档次的精品，还是英国产的为多。

五年前，雄介与愁子去欧洲旅行时，在伦敦一下看中了那个盆子，于是便将它买了回来。

愁子的脑子里，也许对当时听说的骨灰瓷器的制作法，还印象深刻。

“牛的骨灰……可以制作盆子，花瓶……人的骨灰，也可以做把壶的吧。”

“确实她说得不错，可是用人的骨灰制作瓷器，却是至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呢。”

“我已经不行了……最多还有一个月。”

“雄介心里想说‘别瞎想’，可又有谁能比愁子更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呢。虽说身患绝症，但愁子的头脑是十分健康的，此时此刻用些言语去安慰她，只能使她徒增悲伤而已。”

“与你结了婚……你待我这么好，我心里真是很感激的。”

……

<<泪壶>>

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并曾在该校担任整形外科讲师，1970年以小说《光和影》获直木奖，著有50余部长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随笔集，为当今日本文坛大家，担任2001年全日本直木奖评委，热销中国的《失乐园》、《曼特莱斯情人》、《我的，伤感的人生旅程》及《男人这东西》是其代表作。

<<泪壶>>

书籍目录

泪壶 结婚戒指 后遗症 春别 再见，再见 后记：不是理性是现实 附录：渡  
边淳一主要作品一览表

## &lt;&lt;泪壶&gt;&gt;

## 章节摘录

愁子的身子也如这泪壶，雪白光滑，特别是两人相爱后，她的肌肤好像吸足了水似的，湿润润地肉润无比。

妻子、泪壶，雄介已无法分辨，只是感到如梦如泣，只是感到如痴如癫。

..... 书摘1 三 斯波宗吉告诉雄介可以去取壶了，那是一个月过了几天的事。

于是利用周末休息，雄介去了会津。

斯波住的是山间的茅房，他热情地将雄介让进了他的客厅里。

“就是这个。

” 顺着斯波的手势，可以见到壁龕里黑漆的台上放着一把壶。

“不知称不称你的心.....” 雄介不由两手撑地俯一卜身去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个质地浑然，晶莹透亮的壶。

壶高约四十公分，从壶上开始自然地朝下扩大，充分表现了它的圆型美后渐渐地缩小，最后又稍稍扩大了一圈形成一个稳定结实的底盘。整个壶看去犹如一个纺锤，雍容华贵而又亭亭玉立。

雄介当时对斯波并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了句：“这东西是纪念我妻子的，希望不要太俗气.....”，可眼前的这个壶，真正是合着雄介的心里似的呢。

与那优美的形状一样，雄介对其色调也十分地称心。

那色调乍一看似乎是洁白晶莹，然而仔细看却发觉它绝没有普通瓷器的那种牵强，而且透出一种使陶醉的甜甜的感觉。

“这并不是单纯的白，是白色中渗着些炼乳色。

” 斯波说得不错，这色调洁白里显出些浅浅的灰色，更增添了一种祥和的感觉。

“总算体现了你那材料的气质。

” “太感谢了，真没想到会这么漂亮，我一定会永远珍惜它的。

” “总算没让你失望，我也放心了。

这壶，插上几束花，将它放在壁龕上，更能显示它的风致的呢。

” 对斯波的话，雄介颌首表示赞同，一边将脸凑近那壶仔细地看。他越看越感到壶质像自己的妻子的皮肤，嘴里不由喃喃地道：“太像了.....” 妻子的肌肤有着北陆地区特有的白润，虽说过了三十有些发福，但那肤色还是光洁白凝的。

现在午后的阳光透过纸窗洒落在那壶上，那洁白的瓷质与雄介在浴室里与妻子戏耍时见的妻子的裸体一般无二。

“妻子，也一定十分称心满意的呢。

” “不过，不瞒你说，这是件失败的作品。

” “你说什么？” 雄介吃惊地追问道。

于是斯波站起身子将那壶抱到自己的膝盖上。

“这里，有一点痕纹。

” 斯波一说，仔细一看果然壶口下有一点淡淡的朱色的痕纹。

“这是窑醉。

” 瓷器在烧制过程中，湿度和氧气的高低和多少会使瓷器的色调产生微妙的变化，这一点常识雄介也是知道的。

所以往往火候掌握得不好，烧出来的瓷器便会不尽人意。

这种情况，行话便称为“窑醉”，这“窑醉”在很多场合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不可抗力。

因此，陶艺家们为了得到最理想的东西，往往反反复复地烧制许多相同的东西，从中选出最好的作品来。

“真是太丢人了。

” 斯波将壶放回原处，疚愧地低下了头：“就这么一件作品.....” 雄介重新看了看那壶上的一点淡淡的朱色，犹如不经意地洒落在上面的雨点。

这朱色与周围的洁白相比显得有些不同，但并不感到十分地不协调。

<<泪壶>>

“我看去，并不觉得是痕纹呀。

” “这是您的感觉，可我的初衷是要求洁白无瑕的呀。

” “这朱色是偶然产生的？” “当然啵，我本意是绝不希望有这杂色的。

” 雄介不由地用手在那朱色的痕纹上轻轻地抚摸着，一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莫非，这是泪痕吧。

” “.....” “妻子曾反复地哭诉，说她不想死。

” “您能这样认为，我是非常感激的。

” “这就当它是我妻子的泪痕，这壶就叫泪壶吧。

” 雄介说着将壶抱了起来，就像拥抱着妻子似地将那壶紧紧地贴在了胸前。

四 愁子“断七”的祭事是在雄介家里进行的，参加者只是极少的几位关系密切的亲友。

除了愁子的父母，便是几位旧时的好友和一些关系亲密的邻居，总共才十几个人。

三室一厅的房间，这十几个人已是显得有些拥挤了，从酒店中叫来了菜肴，大家围在一起，一边吃着一边缅怀愁子的生平往事。

祭事在一种祥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愁子逝世后，雄介买了一个小小的灵台，用以供放愁子的骨灰壶和牌位。

祭日的这一天，在那边上，又多了一只插着菊花的洁白美丽的泪壶。

灵台很低，所以那泪壶更显得夺目光彩，可来参加祭事的亲友们都只认为那是一只普通的花瓶。

只有愁子大学时的好友菜穗子由衷地赞叹道：“这壶真是太美啦”，这才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泪壶上来。

.....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是理性是现实，本书是自从新潮社出了我的短篇小说集《风之消息》以来将近十年的又一本集子。

所以这里收入的小说，年代相隔跨度就十分的大。

标题之作《泪壶》是1988年发表的，至今已有十二年了。

十二年间只写了这几个短篇，是因为期间为几部长篇小说所迫，实在不是自己对短篇失去关心的缘故。

本来我就十分偏爱短篇，创作初期写了大量的短篇，踏上文坛的处女作也是一个两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昭和四十年(1965年)得了个“新潮同人杂志奖”的《死化妆》。

不过，最近的出版界，长篇是占着绝对的优势，短篇集子逐渐减少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这是不是出版社的原因，暂且不去议论，好多作家缺少写短篇小说的功力也是一个原因。

因为写短篇小说，是一个削除冗长的表达、对内容文字精心提炼的过程，这必须要有相当的基本功训练才能成功。

对读者来说，要是一个短篇小说，能有其感人的魅力，在不长的时间里能给读者对人生、社会有一个鲜明强烈的感受，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

相反，一部长篇小说，洋洋十几万言，读来却空洞洞的，大失其望，这实在就算不得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了。

再从作者立场来看，长篇小说，有足够的篇幅使作者能对人生与社会作详细的描述，而短篇却只能撷取其一个断面，所谓要在螺蛳壳里做出道场来。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小说就像一根萝卜，长篇小说就是用一把刀将萝卜竖着，从头切到底，短篇小说则只能切其一块而却要让人们了解萝卜的全貌，无疑短篇小说的难度是要大得多的。

再来谈谈小说的题目，从本质上说，长篇、短篇没有什么区别。

但有一个原则便是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所谓小说，是要反映人生与社会中潜在的“不是理性是现实”的东西，换句话说，小说不是理论与哲理的论文，是以具体的东西来表现人的感受与情绪的东西。

从这一点考虑，长篇小说的题目是要正面反映出这“不是理性的现实”的本质，而短篇小说则只是点到为止，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其中的奥妙与真谛。

总而言之，一个作家不管怎么自负，他的作品不能引发读者的想象，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他所创作的东西便不会有存在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篇小说是最能引发读者的想象的。

所以我今后还是想在短篇上面下些功夫，争取创作出更多短小精悍、趣味性强的作品来。

——渡边淳一 二 一年三月

<<泪壶>>

编辑推荐

一个女人在临终前对丈夫说出最后的要求：希望在死后用自己的骨灰制成一把壶。男人照办了。

然后，女人的一缕柔情似乎就此栖居在了这把壶上，绵绵不绝。

一切都在她的注视之下，男人新的女友吓走了，谈及婚嫁的另一个女子又惨遭横祸，男人百般无奈之下只有又重回了那边壶的身边……唯美主义大师渡边淳一即使讲述一个略带点恐怖色彩的故事，笔触都是带着点忧伤，一声让你也不由自主跟着沉迷在伤感中的叹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